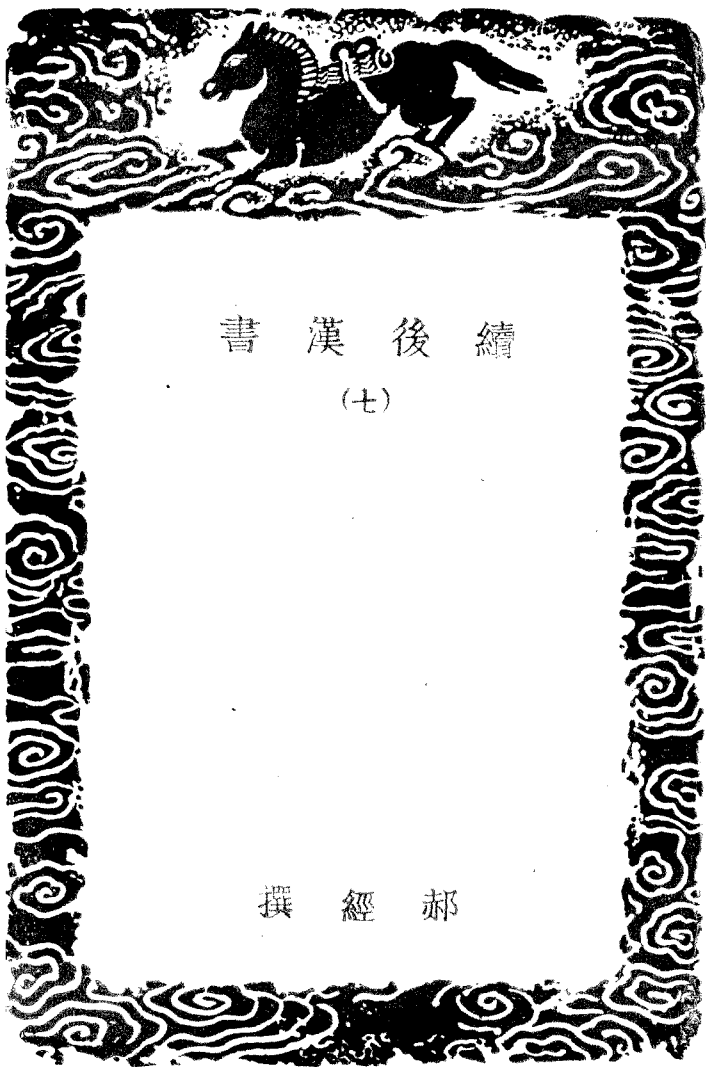


續  
後  
漢  
書  
七





書 漢 後 續

(七)

撰 經 郝

#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

## 列傳第二十七

諸夏侯諸曹

夏侯惇

弟廉 子充 孫 韓浩 史渙

夏侯淵

子衡 孫 威 慕 和

夏侯尚

從弟 備

曹仁

弟 純 應 余

曹洪

曹休

子 肇 孫 墟

曹真

謹案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三傳闕。

仁字子孝，曹操從弟也。

原注：魏書·仁祖襄·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

少好弓馬，弋獵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

旋淮泗間，遂從操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操之破袁術，仁斬獲獨多。從攻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操攻呂布，仁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操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操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操攻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操軍還，為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操壯之，遂破繡。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紹遣昭烈徇灑強，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操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之，其背叛宜也。備新將

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善其言。遂使仁將騎擊昭烈。破之。盡復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于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操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于操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之。城降。于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操聞而壯之。轉封安平亭侯。操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忠義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侯。仁以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侯乘船臨城。圍數重。內外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徐晃救至。

水亦稍減。晃從外奮擊。仁得潰圍出。漢退走。仁少不修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擊烏桓。曹丕在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卽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于漢北。丕遣使卽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卒。年五十六。諡曰忠侯。原注。傅子曰。曹大司馬之勇。真音勿加也。張遼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卒。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爲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仁別居。富於財。童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問學。敬愛學士。士多歸之。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二十從操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伐。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操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及北伐三郡。謹案。陳志作斬譚首級。北征三郡。通志亦作及。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伐荊州。追昭烈于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卒。初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操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操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曹丕篡代。

追諡曰威侯。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卒。子亮嗣。應余字子正。建安二十三年。爲郡功曹。時漢吳犄角。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據城叛。余與太守東里袞。迸竄得出。音遣騎追捕。去城十里。追及。賊射袞。飛矢交流。余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賊曰。侯音狂狡。造爲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爾。卿曹本善人。當思反善。何爲受其指揮。與之同惡。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歿無恨。因仰天號哭。涕血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余亦隕絕。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義。操聞嗟歎良久。下荊州表其閭。賜穀千斛。袞後爲子禁司馬。

曹洪。字子廉。曹操從弟也。洪伯父鼎爲尙書令。任洪爲蘄春長。操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爲卓將徐榮所敗。操失馬。賊追急。洪以馬授操。操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操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操會龍亢。操攻徐州。張邈以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滂糧穀以繼軍。操討邈。布于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諡議大夫。別攻劉表。破表別將于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鷹揚將軍。封國明亭侯。從操攻漢中。拜都護將軍。及入漢中。與太子丕書。陳形勢。風士曰。前初破賊。情彥原注。竹加反。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

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麤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岳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強。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所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紱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興。苗虜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孽昧。崇虎讒凶。原注。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文王聞崇德亂而討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崇侯名虎。嘗讎西伯子。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般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颶奪電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材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材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釐原注。孫武。田單。墨翟。禽滑釐也。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尙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紂。三國爲虛。原注。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鬬伯比曰。隨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楚不敢伐。少師有寵。楚子伐隨。戰于速杞。隨師敗績。晉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原注。墨子。公輸爲雲梯。必取宋。于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國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背。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背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我。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

子禽滑屠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

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陳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

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

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原注。李善曰。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繡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

聞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原注。墨子。二三子復于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故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跋以爲長。僂以爲廣。不可久也。

頗奮文辭。異于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與。夫騷驥垂耳于林垆。鴻雀戢翼于汙池。褻之者

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廢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于晨風。假足

于六駁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噓也。不覽之曰。此必陳琳辭也。丕篡代。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

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丕惡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

羣臣並救。莫能得。曹真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爲譖也。丕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后責怒。丕曰。梁

沛之間。非洪無有今日。又謂郭后曰。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汝矣。后于是泣涕屢請。乃釋之。免官。削

爵土。尙沒入其財產。卞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初操爲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賫。于時譙

令平洪賫財與公家等。操曰。我家賫那得如子廉邪。不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

分必死。旣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

無厭之質。老悻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



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雉經。以自裁割。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洪操功臣。時人多爲歎望。曹叡立拜後將軍。太和六年卒。諡曰恭侯。子馥嗣。初操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曹操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于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象。瞻拜涕泣。觀者皆歎憫焉。操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操。操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子不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昭烈遣將吳蘭屯下辯。操遣曹洪擊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操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于休。昭烈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操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丕卽王位。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卒。繼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丕自臨送。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遣別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丁母喪。哀毀過數。丕使侍中奪喪服。賜以酒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丕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丕自寬慰之。丕伐孫權。以休爲征東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于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曹叡立。進

封長平侯。吳將審德屯皖。休擊破之。斬德。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叡爲二道伐吳。遣司馬懿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吳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叡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癰發背卒。諡曰壯侯。子肇嗣。謹案：太平御覽引曹肇傳曰：明帝寵愛肇。與帝戲賭衣服。有所獲。輒入御帳服之。遂出。其親狎如此。肇字長思。有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叡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劉放諫止。叡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卒。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曹丕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篡爲列侯。後爲殄吳將軍。卒。追贈前將軍。肇孫攄。字顏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爲洛陽令。有能名。齊王冏專政。攄與齊人左思俱爲記室。督從中郎。出爲襄陽太守。征南司馬。會天下亂。討賊向吳戰死。

曹真字子丹。本秦氏子。其父邵。字伯南。與曹操舊善。操嘗爲寇所迫逐。走入秦氏。邵開門納之。寇問操所在。邵曰：無之。我卽走者也。寇殺之。操以邵以死脫己。故養真爲子。冒姓曹氏。通屬籍爲族子。原注：魏書。邵以忠篤有才。

智：爲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使與子丕共止。嘗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操

壯之。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昭烈別將于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

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于陽平。操憂之。以真爲征蜀護軍。謹案：陳志作征南護軍。通志作征蜀。與此合。都督徐晃等

破昭烈別將高詳于陽平。操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丕立以真爲鎮西將

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于酒泉。真遣費曜討破之。斬進。又令諸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百餘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牛八萬。河西遂平。丕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曰。昔隗囂灌雒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檄到。丕大笑曰。吾策之于幄幕之內。諸將奮擊于萬里之外。若合符契。前後戰克。未有如此也。黃初三年。還雒陽。以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伐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丕寢疾。真與陳羣。司馬懿等受遺詔輔政。曹叡立。進封邵陵侯。原注。裴松之曰。真父名邵。此封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遷大將軍。漢丞相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應亮。叡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爾。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于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雒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漢連出犯邊。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叡從其計。及辭行。叡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懿。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操。導讚早亡。真愍之。乞分封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

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真病還雒陽。叡自幸其第。省疾。真卒。謚曰元侯。子爽嗣。叡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羲、訓、則、彥、體皆爲列侯。初丕分真邑三百戶封真弟彬爲列侯。議曰。陳壽以諸夏侯諸曹氏共爲一傳。而謂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尙、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勛業。咸有效勞。操、曹嵩子嵩、騰養子皆不知生出本末。不能辨其族姓。或以爲嵩夏侯氏之子。則操實姓夏侯而冒姓曹。故惇、淵與仁、洪諸養子並爲一族。從操將兵。相與篡漢。以功名始終。壽相錯爲一傳。共論之。有微意矣。其謂世爲婚姻者。爲魏諱也。

贊曰。類族辨姓。人倫伊始。冒雜亂真。無父無子。世濟厥僞。滔天易宗。猥享祿位。未足言功。

#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一

## 列傳第二十八

魏臣

荀彧子儼 孫越

荀攸 賈詡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漢朗陵相淑之孫。司空爽之猶子。濟南相緄之子也。世以高節盛德稱。彧偉儀

觀。幾略奇敏。原注：裴松之曰：本傳不稱彧容貌。典略曰：彧爲人偉美。潘勗爲彧碑文。稱彧瓌姿奇表。平原爾衡傳曰：荀彧有容儀。衡曰：文若借而甲喪。少時，南陽何容異之曰：王

佐才也。原注：典略：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勢。爲彧娶之。彧爲論者所讖。裴松之曰：漢記云：唐衡以相帝延熹七年死。彧于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爲不

然也。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讖。簡生以拒霍見美。致讖在于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爾。至于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官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邇

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眈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或爲盛門而娶宦者之女。何以辨姓哉。世期曲爲辨明。私彧之論也。永

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

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

至冀州。而袁紹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彧度紹終無所成。初平

二年。去紹從曹操于東郡。操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董卓威陵天下。操以問彧。彧曰：

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掠。至潁川。陳畱而還。鄉人畱者多見殺掠。明年。操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操攻陶謙。任彧畱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叛。迎呂布。布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操悉軍攻謙。畱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通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操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蓄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惟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

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旣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

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

原注：裴松之曰：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

威罰實行。

原注：三國魏志注：曹瞞傳云：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尙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

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大收麥，

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操擊破黃巾，獻帝自河南東還雒陽。操議奉迎都許，

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雒陽，未可卒制。勸操曰：昔高祖東伐，

謹案：高祖東伐上：太平御覽有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願從十一字。

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

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

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

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矣。操遂至雒陽，奉

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彀爲侍中。

謹案：陳志云：進彀爲漢侍中。通志無漢字。與此合。是時魏國未建，何得加漢字。志誤。

守尙書令，常居中

持重。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彀籌焉。彀內司出納，外幹心膂，與操中表相應，使挾天子以令諸侯，成

操功業，彀之力爲多。彀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彀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彀

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為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君言人，其謂我何？卒不用，其持心如此。故許下綱紀整肅，職司咸得其人。時方征役，草創禮樂制度，未能興復。或言于操曰：昔舜分命禹、稷、皋陶，以

揆庶績，教化征伐，並舉而行。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使叔孫通制禮儀。陸賈說詩書，原注

漢書·叔孫通徵魯諸生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拜頌為秦常，定宗廟及漢諸儀法。陸賈，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

長久之術也。高帝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成敗之由。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原注後漢書

夜分乃寐。皇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今公外定武功，

亦宜內興文學，使干戈偃戢，大道流行，國難方弭，禮樂並興，此姬旦宰周之所以致太平也。立德立功，又

兼立言，豈不盛哉！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隆禮尚德，

敦裕教化，則王道成而至治可期也。操以為事平當議之爾。操問或，誰可代卿為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

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操以或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惟嚴象為揚州。章康為

涼州，後敗亡。原注三輔決錄·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

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

其意，故隱其書，惟以示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宏毅，偉世之

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慈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

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自操迎天子，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強，操

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方東曼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操于宛紹益驕，與操書辭旨悖慢，操大怒，出入動靜異于常，眾皆謂以失



利于繡故鍾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因見操問之，操乃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公所知也。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爲？操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之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超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操既破張繡，東擒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爾可一戰而擒也。五年與紹連戰，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

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盡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止。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陳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操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承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復次于河上。紹病死。操渡河擊紹子譚。尙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八年。操錄彧前後功。表請封彧曰。臣聞慮爲功首。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助。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先于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尙。原注。史記。武王封功臣謀士。而師尙父爲首。封于營丘曰齊。曹參次之。封平陽侯。侍中守尙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遊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祇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勛。彧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操表。操與彧書曰。與君共事以來。立朝廷于僭亂。君左右匡弼。舉人建計。亦已多矣。大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彧乃受。遂封萬歲亭侯。九年。操拔鄴。領冀州牧。或說操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之。彧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并幽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尙。

擒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

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爲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尙得寬其死而袁譚

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

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遂寢九州議原注至十七年

井爲九州受九錫晉魏公而領冀州牧是時荀攸常爲謀主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操之征袁尙也高幹密

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原注荀氏家傳衍字休者彧第三兄彧第四兄譙字友者事見袁

豫當今並無對衍字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彌鍾會俱知名爲維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

義傳于世譙子閔字仲茂爲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閔與鍾繇王朗袁滄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圖

士更爲晉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勳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閔從孫暉字景文

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期陵長儉之少子彧從父兄也操以女妻彧長

子惲後稱安陽公主彧及攸並貴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操復表請增彧

戶邑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于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

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觀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

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于官渡紹必鼓

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

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尙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

未副或巍巍之助。乞重平議。辭其戶邑。乃增邑千戶。合二千戶。或深辭讓。操報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顯于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操欲表或爲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操乃止。操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遂行。會表病死。操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降。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勛。密以諮或。或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謹案。宋景文筆記曰。荀或之子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或未之許。會伐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操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于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爲魏公矣。原注。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豐。豐封以早太祖。太祖陰爲之備。或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顧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于太祖。及齋置書檄軍。飲享禮畢。或留請問。太祖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于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于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裴松之曰。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迺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或自爲尙書令。常以書陳事。自殺。皆毀之。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哀矜慮罔之類。此最爲甚也。

故密謀奇策。不得盡聞。鍾繇嘗曰。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過。惟荀彧爲然。或問繇曰。君比荀君子。顏子且自以爲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臣。以太祖之聰明神武。每事必先諮之。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司馬懿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聞。見逮數百年間。賢才聞世。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其爲當世推重如此。原注。或別傳。或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郝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爲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載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子惲嗣。字長倩。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曹丕與弟植並有擬論。不曲禮事。彧及彧卒。惲復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睦。不深恨惲。惲卒。子魋。原注。音醜。魋音異。以外甥故。猶見寵待。魋嗣爵爲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卒。子顓嗣。顓字溫伯。爲羽林右監。早卒。顓子崧。字景猷。位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蕤。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羨尚公主。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卒。贈驃騎將軍。冀官至中領軍。卒。諡曰貞侯。贈驃騎將軍。子愷嗣。冀妻。司馬師之妹也。故師昭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冀著勛前朝。改封愷南頓子。愷位至征西將軍。原注。三國魏志注。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爲侍中。于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顓和嬖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顓運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嬖云。聖賢如初。孫盛曰。遺荀勗。其餘語則同。裴松之曰。案和嬖爲侍中。荀顓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嬖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爲非也。考其時位。愷兄愷少府。惲護軍將軍。卒。贈愷實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愷少府。惲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車騎大將軍。惲弟侯。誥顓。彧並以才學顯。原注。三國魏志云。侯。御史中丞。侯弟誥。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尙書。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尙書。誥弟顓。咸熙中爲司空。彧有傳。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父彞州從事。

原注。荀氏家傳。曇字元智。兄昱字伯修。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

俊。位至沛相。攸父彞。州從事。彞子或為從祖兄弟。

攸少孤。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痛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

原注。魏書。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謫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氏家傳。

衢子祈字伯旂。與族父情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情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情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

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

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容。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于桀紂。天下怨之。雖資強兵實。匹夫爾。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容攸繫獄。容憂懼自殺。

原注。張璠漢紀曰。容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容顯名太學。于是中朝名臣太

傳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容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傑。容既奇太祖而知荀

瓚。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容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容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于衆坐數容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備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

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于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

覆伏道路。此為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于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于天下。術乃止。後黨禁解除。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容策謀有餘。

術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為長史。後荀彞為

術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容尸而葬之。于爽冢傍。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原注。魏書。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

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

州。曹操迎天子都許。遣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于是徵攸為

汝南太守入爲尙書。操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于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聞呂布叛，攸勸操還擊布。議者曰：『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危道也。』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布已敗，昭烈而臧霸等應之矣。操遂自宛伐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志。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後從救劉延于白馬，攸畫策斬顏良。操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之，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擒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紹兵。紹兵竟奔之，陳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于官渡。軍食方盡，攸言于操曰：『紹運車亘暮至，其將韓萇銳而輕敵，擊可破也。』原注：裴松之曰：按諸書韓萇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惟攸與賈詡勸操。操乃留攸，及曹洪守，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具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

攸謂洪曰。郤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攻譚尙于黎陽。明年。操方伐劉表。譚尙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操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強。宜先平之。譚尙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謹案。陳志作數萬。毛本作百萬。通志作十萬。與此合。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尙。其後譚叛。從斬譚于南皮。冀州平。操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于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操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操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前後謀謨。勞勛曰。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享其勞。昔高祖使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攸辭之。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尙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韜嘗問攸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耳。吾何知焉。自是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操每稱曰。公達外恐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恐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曹丕在東宮。操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嘗病。不問之。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復思繇。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惟繇知之。繇譟集未就。會卒。故世不得盡聞也。原注。裴松之曰。攸亡後十



六年鍾繇乃卒。讓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于世。惜哉。攸從伐孫權卒。年五十八。操言則流涕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孤與公達亦云。又曰。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又曰。二荀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原注。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詭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仁智之道。二荀豈能盡之哉。一失其身。餘皆不足論也。傅氏及魏晉諸人。甚爲稱道。蔚宗之論。皆出于此乎。長子緝。有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詔封攸孫彪爲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攸曰敬侯。

議曰。曹操險譎無行。陰圖篡竊。有識之士。方遁逃避匿之。不暇。安肯身事之。而蹈其難哉。故孔明高臥不起。幼安濯足遼海。所以爲高而存漢也。荀彧之委質。已失其身矣。既運籌決策。相與取漢。則魏室佐命元臣。及其忤意不容。以漢尙書令自殺。則亦操之欲題其墓道爲征西將軍曹操也。攸亦智計之士。彧之次也。陳壽謂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唐杜牧謂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于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之同挈。得不爲盜乎。皆至論也。或者與彧爲管仲之功。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謂牧之論比高光楚漢。非彧之言。史氏之文。誤矣。原注。通鑑論。彧以智計佐操挾天子。令諸侯征伐四克。其名爲漢。其實

皆篡竊之私也。視其掠楊彪，誅孔融，弱寡王室，曾無一辭，十分天下而有其八。既已爲丞相，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不在于九錫之受否也。故彘以爲不必受，有其實不必處其名，以是忤操，飲藥而卒。爾以死事魏，非死漢室也。乃比之管仲而與其仁，何哉？管仲相桓公，伐戎，帖荊，尊王室，治諸侯，皆所以繫戴宗周。惠王欲以愛易嫡，而桓公率諸侯朝王世子于首止，故孔子與爲一匡天下，使王室弱而復強。諸侯叛而復服，桓公沒，其子孝公爲諸侯，未嘗遂取周而代之也。彘之佐操，既專其國，又逼其主，至于弑母后，酖皇子，必使無噍類，乃以周文自況，身死未冷，而不遽代漢，其得並桓公乎？操不得並桓公，彘焉能比管仲？故先儒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曹操五霸之罪人，則荀彘又管仲之罪人也。夫管仲之不死，子糾之難，桓公當立，子糾不當立。原注：漢書·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仲以失身，佐非其人，故幡然而改不死，是以召忽死。孔子以爲匹夫之諒，管仲不死，孔子以爲仁。荀彘佐操篡漢，篡械既具，知不免而始自裁，則亦召忽之諒也。又焉得爲管仲之仁乎？若彘者，特莽之孝元后之節也。王氏之禍，皆本元后莽既篡漢而執璽不與。其平日所締構，叶圖保佑，假借者，都忘其非。故班彪謂之婦人之仁。原注：漢書·莽即位，請漢傳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必欲得。太后出璽投之于地。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司徒掾班彪曰：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享國六十餘載，罕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若彘者，則亦小人之仁也。其比曹操以高光，袁曹爲楚漢，則固彘之志也，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以爲史氏之文，則史之所載，援引比擬者，皆非其人之言而不可信矣。怙彘一時之私，並誤歷代信史，又不可之。

甚也。鍾繇稱彘爲顏子。操稱攸爲顏子。夫顏子與禹稷未易地耳。豈以譎計教人篡竊者邪。故二荀之顏子。曹操之周文。曹丕之舜禹。皆以盜賊自名。聖賢欺天下之甚者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原注。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

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詡嘗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攝。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于初春。收功于未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于折枯。摧敵甚于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木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于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爲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狼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劉通之忠。忽鼎峙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于兒女也。今主勢弱于劉項。將軍權重于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勳七州之衆。羽檄先馳于前。大軍豐饒于後。蹈跡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網羅京師。誅閹宦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襄裳。以用命。況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于己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維佐之朝。雕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非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職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

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察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太尉

段熲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董卓之入雒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

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

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

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

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

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催乃西

攻長安原注·裴松之曰·傳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常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槩殷流·邦國遺殄瘁之哀·黎民嬰

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誅王允與郭汜等共專朝政詡為左馮翊催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

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尙書僕射詡曰尙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

以服人也縱詡昧于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尙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催等親而憚之原注·獻帝紀·郭汜樊稠與催互相違戾·欲

圖者敬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魏書詡與選舉·舊臣以為令僕·論者以此多詡·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催汜等鬪長安張繡謂詡曰此中不

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催請詡為宣義將軍原注·獻帝紀曰·催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

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闕者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賞·于是皆引去·催由此衰弱·催等和出

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原注·獻帝紀曰·天子既東·而李催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為催所嫌·欲殺之·詡謂催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催乃止·催等和出

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原注·典略·稱熲在華陰時·修農事·不處略·天子東還·熲迎道負遺周急·獻帝紀曰·後以熲為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

壽終與詡同鄉·遂去催託熲·詡素知名·為熲軍所望·熲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

在南陽詡陰結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熲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

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

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熲果善視其家詡說繡連劉表詡南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歸語繡曰表平世三

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曹操比攻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爾。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旣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操拒袁紹于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于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如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強曹弱，又與曹爲仇，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操。操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操于官渡，操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操領冀州牧，徙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操破荊州，欲

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享吏士，撫安百姓，使

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遂敗于赤壁。原注：裴松之曰：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

博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略，爲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

之手。實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爲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

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爲之。豈人事哉。向使操聽詡計，鎮撫荊州，綏輯嶺表，召璋入朝，兼有蜀漢，則昭烈孫權必不能

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

成鼎足之勢，世期謂詡策爲非，亦壁之敗，歸之天命，非公論也。操後與韓遂馬超戰于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

也。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一用詡謀，卒破遂超，是時操子不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

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不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

道，如此而已。不從之。深自砥礪，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

所思，故不卽對爾。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于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操舊臣，而

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丕立以詡有德于

己，故超諸助賢，首拜太尉，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爲列侯，以長子

穆爲駙馬都尉，孫權聞詡爲三公，大笑之。原注：魏略：文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卽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昔司

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丕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詡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尙德化。陛下

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以文德。以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叢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丕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卒。諡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卒。子模嗣。後爲晉惠帝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子允。允弟龜。從弟疋。皆至大官。原注。陳壽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買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與。裴松之曰。世之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或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遠義。識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松之以爲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袁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杖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珍矣。夫欲翼贊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助于險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船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降。前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志。全大正于當年。布誠心于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謬與。又曰。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爲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炤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買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陳壽評。或婉而有章。得其意矣。世期譏之。非也。又謂詡不當與二荀同傳。詡與二荀皆佐操取漢之元惡也。其同傳宜矣。

議曰。嗚呼。天欲亡人之國。其禍釁必起于不虞。一觸其機。橫潰而不可止。當王允誅董卓。廓廓焉皆以爲遂無事。據關河。臨天下。都咸陽。復我高祖之大烈。有日矣。一賈詡以救死之故。復生數十百卓。誅允而執天子。流離奔播。卒爲大盜。所有復叩其餘智。移漢與魏。天固亡漢矣。詡真傾危之士哉。

贊曰。文若英英。龍孫鳳雛。洞鑒知微。躍淵擇梧。略包河山。幾先神鬼。仗義匡時。匪人自浼。帝師王佐。與盜

共竊。債擲失聲。碎此明月。公達買籌。保身之哲。文和億中。甘爲漢賊。



#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二

## 列傳第二十九

魏臣

鍾繇子毓

華歆子表孫鳳

博周

王朗

謹案鍾繇傳闕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爲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爲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後與北海管寧邴原俱游學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頭原爲腹寧爲尾云原注裴松之曰邴根炬之

歆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舍德高蹈又恐非常爲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

帝原注魏書稱芬有大名于天下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後芬果敗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

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爲尙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爲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

至南陽原注華嶠譜敘曰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漢遇一丈夫獨行願得

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

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

不能用歆欲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辟爲掾至徐州詔卽拜歆豫章太守爲政清靜不煩吏

民感而愛之。揚州刺史劉繇死，其衆願奉歆爲主。歆以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孫策略地江東，將取豫章。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遂報策，策乃進

兵。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遠近所歸，策當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原注：華蟠諸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

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遣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

歎息，而心自服也。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歆下。望風景慕，策每大會坐中，莫敢先發

言。歆起更衣，則論議譴諱，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號曰「華獨坐」。策卒後，留權許不得歸。原注：江表傳：孫策

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劉刺史所置，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與旣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衆盛強，猶見原恕。明府何慮？」于是夜逆作檄，明旦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

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旣無夷皓顛逸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于邪儒之說，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奪

于一豎，節墮于當時。昔許蔡失位，不得列于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爲賤恥。方之于歆，咎孰大焉。」曹操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

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爲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爲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賓客

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願賓客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

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爲尙書，轉侍中。代荀彧爲尙書令。操之弑伏后也，遣歆與御史大夫郗慮破

壁收后，天下以是薄之。操伐孫權，表歆爲軍師。魏國旣建，爲御史大夫。曹丕立，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篡

壁收后，天下以是薄之。操伐孫權，表歆爲軍師。魏國旣建，爲御史大夫。曹丕立，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篡

代。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歆形色忤。不徒爲司徒。謹案。齊職儀曰。司徒品秩官服同丞相。郊廟服冕。太尉。漢哀帝從朱博議。始置

三司。改丞相爲大司徒。以孔光爲之。魏以華歆爲之。而不進爵。不久不懌。謂尙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喜悅。而相

國及公獨不怡者何也。羣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嘗臣漢朝。心雖喜悅。義形于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不

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不

歆息焉。原注。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利。必宗于主。權宜宥恕。出自人君。子路私餽。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

著以爲譏。斯衰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擊賊之家。國刑所屬。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大澤。而嘿受嘉賜。獨爲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

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原注。魏書。又。賜奴婢五十人。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

以爲喪亂已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

此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無其人。何患不得哉。不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不以

安車徵之。不至。曹叡立。進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原注。列異傳。歆爲諸生時。嘗宿

詣門。便辟易卻。相謂曰。公在此。躋路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常與

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裴松之曰。晉陽

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爲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歆稱病乞退。讓位于寧。叡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

詔喻旨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

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爲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爲之不望之于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几筵。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侵漢。叡如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盛德當成康之隆。宜宏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盛化日躋。遠方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惟陛下裁察。叡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于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爲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卒。諡曰敬侯。謹案。志注。歆時年七十五。

歆性周密。嘗謂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爲貴。就有所言。不當顯露。故其事不見。尤淡于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自振施外。終不置產。陳羣嘗歎曰。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子表嗣。丕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尙書事。並兼厲鋒氣。要君取譽。事或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卽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有不便。輒與尙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

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曹髦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稱病歸下舍故免于難後遷尙書五等建封觀陽伯坐共給喪事不整免晉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真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解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二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允司隸王宏等

謹案晉書作王宏與此合志注作王密誤

並歎美其清淡退靜以爲不可得而貴賤親疎也表弟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

博弟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六子廙岑嶠鑿澹簡廙字長駿有文翰仕晉至尙書令太子少傅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課後漢書世稱爲良史爲祕書監尙書澹字元駿終河南尹

原注廙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爲尙書蒼字敬叔世語稱書貴正恆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尙書蒼河南尹恆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爲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謹案宋本陳志及通志俱作東海郡人本名嚴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

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才時獻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爲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

原注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爲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爲無德之君不應見祀于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

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以身爲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放舟欲走交州爲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責朗辭語抗厲策又

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以朗儒雅有名當世雖忿而不敢害

原注。獻帝春秋。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

權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娶黨衆。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

歎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墮朝私。受爵不讓。以違罪網。前見征討。

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襪。流矢始交。便棄襪

就俘。稽顙于征役之中。朗慙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慚懼。朗愚淺駑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

于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于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蹴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惟命。留滯曲阿。顛連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

甚著。曹操聞而表徵朗。策遣之。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原注。裴松之曰。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云。世

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縣之罰。覽書未周。涕限潸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

立。策書屬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操問策何以得

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爲其將

叶謀并力。所規不細。終爲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少與沛國劉陽友善。陽

爲莒令。早卒。初陽有識。覽見漢室衰微。知操有雄才。終爲國禍。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操貴。求其子欲殺

之。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之。積年。自會稽還。數爲開解。操乃赦之。世以

是多朗之義。操爲魏公。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

以治獄見稱。原注。魏略。太祖請同會。朝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菰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

前。賤自詭。躬討。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默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爲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爲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剡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奮者。辭不能宣。曹丕立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

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鷄鳴狗吠。達于四境。烝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于曩時。而富于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原注。漢書蕭何斃。使者召曹參入相。參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原注。漢書。宣帝卽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旣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丕篡代。改爲司空。進封樂平鄉侯。詔問當今所宜損益。朗奏曰。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謹案。酎各本俱作醇。此作酎。足正諸本之訛。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十餘人。中廢則駢駮駢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謹案。文淵鑿作三萬。與此合。志誤作二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于三代。近過禮中。夫

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于秦餘。既違繭粟懲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損文避泰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煩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于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謹案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埽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埽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禩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物。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享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尙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晝外。雖未得偃武弢甲。放馬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于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于廣野。動則成校隊于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于食。勇畜于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晝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于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



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爲喻也。時不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蹕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不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原注。左氏傳。魏絳言于晉侯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各有攸慮。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塵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漢書。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曰。今陛下好險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遷轍。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于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原注。王朗集載朗爲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備始見害。登手格二賊。以全備命。又守長夏。逸爲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勳。名位雖卑。直亮宜顯。累請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爲太官令。初建安末。孫權遣使稱藩。而與昭烈交兵。詔議當與師與吳。并取蜀。朗議曰。天子之軍。重于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持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擇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不納其計。黃初中。鶴鵠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于彪。帝乃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

于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不如許昌，大興屯兵，欲舉軍東伐。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冢嗣。還君其國。原注：漢書天子使嚴助往諭南粵王胡。胡嬰齊入宿衛。胡薨，嬰齊嗣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斥無禮。原注：漢書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親。且吳濩之禍，萌于子入。原注：漢書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于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愾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魏翬之叛，亦不顧子。原注：漢書帝遣來欲說翬遣子入侍。翬乃遣長子恂隨。欲詣關，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原注：漢書帝遣來欲說囂遣子入侍。囂乃遣長子恂隨。欲詣關，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于登之逋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情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爲宜敕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不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臨江而還，丕詔三公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于前，勞役兼于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曹叡立，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恩詔屢布，百姓萬

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原注：養松之曰：繫兒，界邊戍之地名。誠夫差于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宏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于百金之臺，昭儉于弋綈之服，內減大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措。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蓄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其中興，皆于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閱，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晏。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強，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允。原注：史記：太姒十子，周以宗強，謂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曹、蔡、鄭、霍、魯、衛、毛、聃、畢、原、豐、郇、郟、雍。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于兄弟。原注：曹、滕，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共十八子，與此不同。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于兄弟。原注：左氏傳：邾、晉、應、韓、武。此二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于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于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于掖

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

原注。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伯邑考又武王兄。則十四年生也。武王九十三年崩。成王七歲。則八十七

也。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于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

而就時于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于軒轅

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

原注。黃帝紀。黃帝二十五子。

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秦溫。秦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

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至于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于南山矣。叢

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旣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

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于世。太和二年卒。諡曰成侯。朗高才博雅。

性嚴整。喜威儀。恭慎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贊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

爲先。尤喜論議。不強以辭。每傅于理。曹丕嘗問羣臣。子產相鄭。旣仁且明。故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清靜

無爲。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故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政尙威嚴。故民不敢欺。斯三不欺。于君德孰優。朗

與鍾繇華歆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

不敢欺。任德感義。與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道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

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則不忍欺之之優劣別矣。且記稱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則無以殊。核其仁則有以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

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則無以殊。核其仁則有以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

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謂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強仁之化，優劣亦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則異。丕以爲然，其言議風旨類如此。子肅嗣初丕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云。謹案：子肅別入儒學傳。

議曰：歆朗素著德望，而繇以才幹稱，皆一代偉人。以漢臣爲魏臣，及其禪代，首登三事，厭然以爲榮。其節不足稱也。晉宋而下，王、何、徐、傅以爲故事。謂王祥、何曾、徐爽之、傅亮也。遂爲盜臣之首，惜哉。管子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予嘗過許都，登繁陽壇，觀鍾繇所書受禪碑，其列公卿將軍勸進表，大書深刻，以夸示罔極。始知斯世有大無廉恥之人，視易君移國如傳舍。故天下之亂不可勝窮，至于今而不已也。悲夫！操丕父子，欺君竊國，故疑羣臣欺己，以三不欺爲問。朗據理以對，責德于君而不及臣，豈丕志哉。贊曰：三臣汲汲盜漢與魏，與聞篡弑，視面無愧，隕節喪道，蔑貞忽天，紋錦薦穢，吁嗟英賢。



#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三

## 列傳第三十

魏臣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謹案程昱傳闕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少有識量。漢季天下大亂。晦匿名迹。密結英雋。不與俗接。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後從袁紹。知紹不能與有爲。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知者審于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原注。韓詩外傳。周公戒伯禽曰。無以魯國驕士。余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又相天下。位殊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于是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曹操甚器之。早卒。操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操謂嘉曰。本初擄冀州之衆。兼有青并。地廣兵強。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擒。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爲也。紹煩禮多儀。公體任自然。

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爾。公于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于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操曰。善。遂從征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操欲引軍還。嘉說操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勇而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竭。內外失守。勇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必成禽矣。操急攻布。禽布誅之。昭烈歸操。操以客禮待之。表爲豫州刺史。嘉言于操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關侯張飛皆萬人之敵。爲盡死力。備終不爲人下。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宜早爲之所。操曰。孤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憚不注。



左氏傳。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蔭。既至也。

今備有英雄名以窮來歸而害之人將不食吾餘而士不來矣。既而遣昭烈要擊

袁術。嘉與程昱復切諫。操不聽。昭烈果舉兵討操。操始恨不用嘉之言。原注。魏書。劉備來奔。以為徐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

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裴松之曰。此與本傳正相反也。

按本文出傅子。謂嘉等勸操害昭烈。與曹操本傳相合。故取之。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袁紹相

持于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

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于獨行中原者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爾。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臨江

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操欲速攻昭烈。議者懼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退失所據。獨嘉勸操行曰。紹性遲

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操曰。善。遂東行而紹果不出。原注。裴

松之曰。按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僞。必死于匹夫之手。誠為明于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嘉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按操傳雖操自決計。而嘉亦勸之。非

不同也。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向于黎陽。連戰克捷。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

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

劉表者。以待其變。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乃南伐。軍至西平。譚向果爭冀州。譚為向軍所敗走。保

平原。遣辛毗乞降。操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于南皮。冀州平。操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以為省

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封嘉涑陽亭侯。操將征袁向及三郡烏桓。諸將多懼。劉表使昭烈襲許。嘉曰。公雖威

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尙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尙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有也。表坐談客爾，自知才知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操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尙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于事情。操曰：惟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操問疾者交錯，及卒，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助，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原注：魏書載太祖表曰：臣

聞喪忠龍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續，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遷定烏桓，震威遠東，以曩食倫，雖假天威，易爲指麾。至于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助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嗚悵喪失奇佐，宜追贈嘉封，并前千戶，喪亡爲存。

厚往勸來也。諡曰貞侯。子奕嗣。

原注：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字伯益，見王昶家誡。

後操伐荊州，敗于赤壁，還至巴丘，遇疾，疫燒船。

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斥嘉，嘉意自若，操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操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

世事無所凝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忽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贈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又與瑛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奕爲太子文學。早卒。子深嗣。深卒。子獵嗣。原注

世語嘉孫做字泰中。  
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 謹案目錄。此下有董昭傳。今闕。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光武子阜陵。實王延之後也。原注。後漢書。延。郭后子。初封淮陽。後徙阜陵。父普母修。產渙及曄。渙

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以普之侍人有譎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使爲倡導。曄時年二十餘。內憂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齋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于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斫寶。寶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

發。曄因自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視漢室漸微，己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勛，勛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爾，時助兵強于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勛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勛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勛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于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于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勛不從，與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勛窮蹙，遂奔操。操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策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擒克，操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強，爾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先伏誅，夫畏死趨賞，愚智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操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操還辟曄爲司空倉曹掾。

原注：傳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科敵之變化被

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毀遠言以動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指趣以爲遠言。以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以狹坐說也。太祖已探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爾。操伐張魯。轉曄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操曰。此妖妄之國爾。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操。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于治國。而爲相關。侯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安也。操悔問曄。今尙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遂還。以曄爲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漢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才觀。曹丕甚器愛之。使達爲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爲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必爲國患。丕意不易。後達終于叛敗。原注。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黃初元年。以曄爲侍中。賜爵關內侯。丕令羣臣料昭烈當爲忠義。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爾名將少。忠義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

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忠義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于終始之分不足。後昭烈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孫權遣使稱藩。朝臣皆賀。丕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忠義。取荊州四郡。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計必出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丕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丕不聽。遂受吳降。卽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卽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爾。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強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爾。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

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士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及昭烈敗。退。權禮敬轉廢。丕欲興兵伐之。曄以爲彼新得志。上下心齊。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丕不聽。五年如廣陵。泗口。命荊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丕不住。積日。權果不至。丕乃旋師。曰。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曹叡立。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于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卽阡尙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于魏備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太和元年。以疾拜太中大夫。叡將伐漢。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叡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從叡行天淵池。叡論伐蜀事。暨切諫。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叡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曄至。叡問

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常恐昧夢。」謹案：志作昧夢。通志作昧夢。與此合。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

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于是叡謝之。曄出責賢曰：

「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

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于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

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相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

叡如其言以驗之，果得其情，遂疏焉。曄因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卒。原注：傅子曰：「諛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機計，若居之以德義，

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豈不惜哉。」諡曰景侯。子寓嗣。少子陶亦高才而薄于行。官

至平原太守。謹案：劉陶見死國傳。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曹操攻荊州，遇疾疫，惟

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

謹案：陳志作雩婁。通志作雩婁。與此合。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遣燒圍

走。城用得全。明年使于謙，操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相對官渡，徙燕白馬，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

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

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操迎見



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操南伐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令曰。季子爲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操聞之。指令諸案志。作指有令。通志作指令。與此合。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爾。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于賢屬矣。忠義團樊。襄陽操以天子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懿及濟說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于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忠義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聞之。引兵西襲公安。江陵。忠義遂見禽。曹丕立。轉爲相國長史。及篡代。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丕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丕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丕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爾。丕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于是丕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曹仁伐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卒。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慷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尚書。丕如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洲論以諷。丕不從。

于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當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丕從之。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賊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丕還雒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謹案。今志作分半。與通志作合此。燒船于山陽池中。卿于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曹叡立。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率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于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石。遇救兵至。是以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書曰。大臣太重。國危。左右太親。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墜。曲阿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嘿思。公聽並觀。若

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文武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于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和六年。叡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並攻遼東。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道。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倘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叡不聽。豫行竟無功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令其所急。惟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力田之民。謹案。力田。陳志作弊。通志作弊。敗。倘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煥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卽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權娛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

足以充百斯男者其穴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公孫淵聞將來討復稱臣于孫權乞兵自救叡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諄其行人以疑于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爾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

襲未可測也曹芳立徙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原注裴松之載列異傳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

困等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誦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曹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爾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常發

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于此候氣強難感悟故自訴于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大適適亦何惜不一試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

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

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

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原注裴松之曰按

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允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胃

穆允周此其不同者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

濟雖隆及與尚書經疑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斥太祖不配

正天皆為寢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雜鄭元注祭法文有虞以上尚德諸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蚩龍神于禰禰自祭其先不祭蚩龍也麒麟白虎仁于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也如元之說有虞以上豺獮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元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獮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曹嵩已不知生出本末或以為夏侯氏之子而操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

又嵩之子則其所出難明其祖康與周皆非也雖勿議可也

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于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

原注

韓子：景公與晏子遊于少海，登柏臺之臺而望其國。公曰：美哉堂乎！後代孰將有此。晏子云：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氏有之。奈何。對曰：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輕其刑罰，賑窮乏，恤孤寡，行恩惠，崇節儉，雖十田，氏其如君何。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

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于治，適

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司馬懿屯雒水，浮橋誅曹

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

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

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

原注

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蔣濟其有焉。初濟在雒水，懿令濟與爽書，言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發

病卒。諡曰景侯。子秀嗣。卒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助前朝，改封凱爲下蔡子。

議曰：危哉昭烈，幾不出數子之彀，操之遣拒袁術也。昱嘉昭皆以爲不可遣，毒手莫施，幸而颺去，料敵制

勝，卒使昭烈不得中原尺土，嗚呼！數子何仇漢之深也。當是之時，魏有荀彧、荀攸、賈詡、程昱、郭嘉、董昭、劉

曄、蔣濟、司馬懿爲之謀，吳有張昭、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運其籌，而諸葛亮振長策，宏大義，有龐法之計略，

關張之武烈，蔣費之德度，以之佐漢，卒之智勇俱困，漢不能滅魏，而魏不能滅吳，竟成鼎足而天下三分。

論者謂三國人才之不幸。有以夫。曹氏篡代之事。皆成于董昭之手。小人患失。無所不至。甚可畏也。蔣濟以爲中書監。令權重中書。魏室之膏肓矣。劉曄以帝室之胄。割漢佐魏。卒以詐死。天奪之魄矣。贊曰。三辰暄精。四溟揚波。乾軸遭回。謀夫孔多。力角心鬪。乘機撫會。紛紛出奇。耿耿效計。植邪躓正。薈不知非。智竭連窮。卒裂坤維。

